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說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趙位堂

禮說卷三

翰林院侍講惠士奇撰

地官一

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槩域古作或說文云或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又從土後人所加今用之獨商書微子篇作或古文也曰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或亂正四方者猶詩正域彼四方肇域彼四海云爾毛傳云域有也鄭箋云長有邦域孔傳亦

云或有也言能守之是以有之則或即域甚明孔疏云或者或無或有不定之辭誤矣立政物有間之呂刑旁告文侯儀和儀作義旁作方物作勿猶域作或蓋古文也王充曰物有間之者非常之變无妄之氣間而至也康成謂文侯名仇仇儀皆訓匹故名仇字儀不其然乎

正域者廣輪之數五地之名十二壤之物以定民宅以制畿疆以建王國以作地貢以均齊天下之政而佐王安擾邦國其職在大司徒殷之亂也大司徒之職廢矣

弗或亂正四方者言不能有四方而安擾之也惟命不于常九州非一姓殷不能有而周有焉於呼有天下者奈何弗敬大戴禮多古文分符篇曰大道之邦或俗本邦誤為邠御覽引之作邦域從俗也哀公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呂覽先已篇曰君曰勿身勿身督聽是古物皆作勿矣洪範無偏無頗遵王之儀古文儀作義讀為儀與頗協說文云義者已之威儀也大司徒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案墨子云聖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為菆位菆位者社稷也戰國策恒思

有神叢蓋本之茂者神所憑故古之社稷恒依樹木松柏栗各以其野之所宜宜松者以松名宜栢者以柏名宜栗者以栗名宰我對哀公本此田主者田社也薛瓚曰民間或十家五家共為田社謂之私社然田主設於地官則非私社矣許叔重云周禮二十五家為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古文栗作𣡌徐廵說木至西方戰栗蓋古有是語宰我所謂使民戰栗者本此今文論語哀公問主于宰我而公羊有練主用栗之文故張禹及包周

等皆以為廟主何休用以解公羊云松猶容想其容貌主人正柏猶迫親而不遠主地正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杜預亦以註左傳劉炫規其過古文論語及孔鄭皆謂用其木以為社主孔頴達抑劉扶杜且云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故杜氏用包周之說然則田主者社之木主也鄭注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蓋謂后土社神田正稷神又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詩人謂之田祖蓋立主以依神故樹田神之主而后土田

正憑焉是為田祖非后土田正之外別有田神也孔穎達亦云田祖之名兼神農后稷而田主不得兼神農何則設其社稷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稷不得兼神農矣賈公彥未達其義乃云田主為神農以神農為主后土田正二神憑依之同壇共位其說支離疑誤後學所宜木有兩說如前說值木如後說主木兩說皆通相兼乃脩案宋史志社以石為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半先是州縣社主不以石禮部以為社稷不屋而壇

當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請令州縣社主用石尺寸廣長半大社之制從之崔靈恩曰地産最實故社主用石鄭注及孔疏亦云然故宋人據以為說唐武后時東都置太社禮官議周家田主用所宜木今社主石其義云何張齊賢等議田主用木民間之社非太社也孔頴達謂社為木主古論不行於世古論謂古文論語康成亦作疑辭當並存以備攷淮南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

用栗然則石主始於殷周改用栗歟韓非子曰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陁故患社鼠是古樹木為社主而加塗焉所謂社用土者以此小宗伯大師立軍社肆師師田祭社宗社宗者社主與遷主皆載於齊車者也秦漢以後載主未聞春秋鄭入陳陳侯擁社擁社者抱主以示服若後世五尺之石主埋其半於地既不便於載亦不可抱而持然則社主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以後或用石歟祭法孔疏引許叔重

五經異義以為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謂社主也田主之木各以其野之所宜豈非宜松者為松主宜柏者為柏主宜栗者為栗主乎唐神龍初韋叔夏等案後魏天平四年太社石主遷於社宮是社主用石矣舊主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禮官議在禮無文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蓋以五為土數故壇方五丈其主請准五數長五尺方二尺則社主長短自唐改定宋因之也又禮記外傳曰社主用石北齊天子親征有載帝社祏主於車之禮前此及後未聞漢高祖初起兵禱豐枌榆社社在枌榆鄉枌榆者白榆也社與鄉皆以樹名焉山陽槖縣茅鄉社有大槐則民社皆樹榆槐

矣慕容皝遷於龍城植松為社主蔡邕所謂尊而表之使人望見則加畏敬也故兩說相兼乃備

凡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緯謂之廣經謂之輪山謂積德川為積刑下者為死高者為生牝為谿谷牡為丘陵數生於五十以之成故分之為十合之為五天下有五方方有五土土有五地因是有五方之民五方之水五土之民五土之色五地之民五地之物大司徒五地之民山林毛而方川澤黑而津丘陵專而長墳衍晳而瘠

原隰豐肉而庳大戴禮五土之民堅土肥壚土大沙土細息土美耗土醜淮南子五方之民東方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南方修形兌上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西方面末僂修頸卬行竅通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北方翕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惷愚而壽中央大面短頤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

胃慧而好治五地之物異其宜山林動宜毛植宜皁川澤動宜鱗植宜膏丘陵動宜羽植宜覈墳衍動宜介植宜莢原隰動宜臝植宜叢五土之色異其宜黄白宜禾黑墳宜黍麥蒼赤宜菽洿泉宜稻五方之水異其宜汾濛濁宜麻濟通和宜麥河中濁宜菽雒輕利宜禾渭多力宜黍漢重安宜竹江肥仁宜稻有五方之水因有五水之人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尪與傴

人蓋五行化為五土五土演為五水水土合而五地之物生焉五行之蟲乃五地之動物也東方木厥陰所至為毛化故動宜毛其化為榮其象為析其類群分故其民毛而方南方火少陰所至為羽化故動宜羽其化為茂其形為圜其氣炎上故其民專而長西方金陽明所至為介化故動宜介其化為斂其色為白其氣為消故其民皙而瘠北方水太陽所至為鱗化故動宜鱗其化為玄其色為黑其氣潤下故其民黑而津中央主大陰

所至為倮化其動宜倮其化為盈其合在肉其充在肌故其民豐肉而庳五地之植物穀為先説者不及愚竊惑焉山海經曰都廣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言味好皆滑如膏也然則川澤之地植物宜膏如都廣之野矣膏夏之木生於巫山之上其理密白如膏非川澤之所宜也詩既方既皁皁者實之成麥全曰皦通作斁莩戴甲而生為莢禾長稠大本長相居熟相扶族聚為叢蓋根於中者為動物命曰神機根於外者為植物命

曰氣立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天産本乎地地産本乎天而器者生化之宇也器散則生化息矣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物生者升降出入之器非通乎天地之化者孰能知之

或問曰五地即五方歟曰非也山林不盡在東川澤不盡在北也一方而五行之氣具焉海濱之地民食魚鹽魚熱中鹽勝血民皆黑色疎理此其徵也舉一反三五地皆然矣大荒有毛民之國其人面體皆生毛非所謂

毛而方者歟曰否五地非大荒然則其民毛何也曰輕水之人多秃山林之民多毛山水之氣使之然也西方金屬肺其榮毛而東方為毛化何也曰鳥獸之毛革於夏毨於秋氄於冬而化於春故書曰孳尾毛在後為尾孳猶化也内經之說合於堯典周官五物者五行也五行者陰陽也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敎有十二不越陰陽二禮而已因此五物而辨九等十二土十二壤以定民宅陰陽之所相也以教稼穡陰陽之

所播也以建王國陰陽之所和也由是人民以阜鳥獸以蕃草木以蕃百物阜安

劉宋元嘉十九年使往交州測景夏至景出表南三寸二分計交州去陽城萬里而景差一尺一寸八分是八百四十七里有奇而景差一寸也梁大同中金陵測景夏至長一尺一寸七分强後魏永平元年當梁天監七年洛陽測景長一尺五寸八分計金陵去洛千里而景差四寸是二百五十里而景差一寸也由金陵至洛如自堂塗上堂

階故路近而差多由陽城至交如從山頂下山足故路遠而差少千里一寸非其實矣唐開元十二年滑州白馬縣測景夏至尺有五寸七分南至汴州浚儀百九十八里有竒景長尺有五寸微强又南至許州扶溝六十七里有竒景長尺有四寸四分又南至豫州上蔡武津百六十里有竒景長尺有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景差二寸有餘葢因北極出地高下不同故晷景隨之而變先儒以為王畿千里景差一寸直以率推非得之表候也劉

焯云令交愛之州表北無景計無萬里南過戴日一行亦云距陽城而南使直路如弦至於日下蓋不盈五千里然則所謂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者亦先儒之臆度云爾或云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頴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此說非也歷之歲差古法謂黃道西移新法謂恒星東轉黃道萬古不變每歲有差者恒星東轉使然愚謂北極出地高下不同晷景隨之而變一行之說近之矣極者天心也以心不

可見故不名為心而名為極極又不可見故指極星以表之極星每歲有差者非東轉使之然乎地在天中天心即地心又何疑然則大司徒建國所謂地中者蓋指中原之地惟此四方道里均與呂覽有始篇云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當樞之下蓋天地之中也恒星自有行度詳見新法歷書呂覽謂極為天中是矣而謂極星與天遊則非也孝經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為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為王之東都

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為采七

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為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為采其後子孫雖有辠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封之君是為采此韓詩外傳之說必有所據而未得其全然謂諸侯之國有封有采則先王之法也王制周官可合而為一矣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大司徒建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所謂封也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

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亦言分田制祿君十其卿國以田為祿亦以田為差所謂采也其封五百里與四百里者其采百里其封三百里者其采七十里其封二百里與百里者其采五十里采則全入於其君而封為天子之土故天子得而食之大者食其半次食參之一又次食四之一蓋於其采之外而半之參之四之以入貢畱其餘以供軍國之需天子使其大夫監之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使佐方伯領諸侯諸侯

有畔則討之以其所留之半及參之二四之三足以給其用而受法於司馬有畿疆以正之儀位以等之賢功以作之監牧以維之軍禁以糾之貢職以任之簡稽以用之守則以安之小大以和之而諸侯不敢畔其有功於民者則加地進律焉故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蓋土田其采則附庸其封山川在其封内者自有天子虞衡之政令諸侯莫敢專者以此封或有時絶采則世相傳及周之衰强侯擅制盡取其封以為采又兼并附庸小

國以廣其封而天子不得食其土矣由是軍國之用關方伯之職廢强淩弱衆暴寡諸侯放恣從横而莫之能制也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三年紀季以酅入於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遷謂滅之郱鄑郚者紀之封酅者紀之采遷封而留采故紀滅而酅存所以知酅存者莊十二年紀叔姬歸於酅則酅存矣古者滅國不滅采信矣然則紀季蓋紀子孫之賢者歟王制言采周官言封兩者離之則虧合之則備俗儒據孟子以駮周官

陋矣顓臾魯附庸而在邦域之中則邦域非封而何齊之四履為四封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則其封之大可知也大國之封不過五百里而明堂位言魯地方七百里者康成謂包附庸而大言之孟子亦謂周公封魯太公封齊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葢天子之田千里故諸侯不過百里謂其采非謂其封春秋昭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

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則天子之封外薄四海矣而僅守邦畿千里之田不亦陋乎說者謂周爵五等地四等四等者公一等侯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四等非也附庸有采無封附於五等封内故曰附庸若紀季以酅入于齊則附于齊之封内為齊之附庸矣周爵五等地亦如之五等者諸公之地諸侯之地諸伯之地諸子之地諸男之地也史記漢諸侯年表曰伯禽康叔封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

勤勞也晏子春秋亦云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為地五百里

祀五帝司徒奉牛牲羞其肆愚案小胥職云全為肆肆全也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烝升也謂全體而升於俎即所謂羞其肆也郊特牲腥肆爓腍腥肆者謂薦腥薦全楚茨二章或剝或亨或肆剝者鬄解亨者煮孰肆者全體先鄭訓肆為陳後鄭破肆為鬄皆非也小子職注云肆體薦全烝得之矣士喪禮四鬄去蹄注云鬄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乃以此之肆當彼之鬄似不相

當康成讀肆為鬄或別有據也喪服傳云夫妻判合小胥職曰卿大夫判縣判者左右之合故合之為肆分之為半四解牲體合而薦之亦可謂之肆歟少牢饋食羊豕皆升右胖少儀則以牛羊豕左肩臂臑致膳於君子而右以祭故謂之胖胖猶判也半也則是祭皆不得用全惟天子禘郊有之是謂薦血腥五官奉之秋官犬人職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牷之言全也古文牷作全穆天子傳官人陳牲全五具又云𥁕齊牲全故五官奉牲

皆用全也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殽者體解節折房爲半體詩曰籩豆大房毛傳曰房半體之俎然則折爲殽半爲房全爲肆士喪禮四鬄注云今文鬄爲剔是儀禮有古今文未聞剔作肆內饔職賈疏引之作四肆葢因鄭注改經文實無所據也肆古文作緆易有彖爻彖此彖者全體析之成文彖即希

小司徒掌九比之數以辨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乃頒比法於六鄉及三年則大比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而征之其舍者則貴者賢

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以歲時入其書鄭司農謂九比者九夫為井五家為比故以比為名今八月案比是也舍者復除貴者若今宗室及關内侯皆復除公事者若今吏有復除老者若今八十九十復羡卒疾者若今癃不可事復之愚案後漢書注云案比驗比之猶今貌閲矣時則訓三月官鄉注云三月料民戶口故官鄉漢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方今案比之時雖有廪粥糠秕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而文帝元年三

月詔亦云當受粥者或以陳粟豈養老之意然則寀比

兼以三月歟問遺賢良亦以八月賜羊一頭酒三斛順

時氣助養育長吏存問顯茲畀行鄉大夫所謂賢者能

者也夏官羅氏於仲春獻鳩以養國老漢賜髙年鳩杖

則於仲秋盖獻鳩之禮不行久矣然歲時存省布帛酒

肉之賜亦不獨仲秋為然也古有命民是為貴者尚書

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

命於其君得乘飾車軿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乘不

得衣乘衣者有罰漢賜民爵猶古之命民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户勿事是民爵皆得復不必宗室及關內矦文帝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武帝詔民年九十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此所謂復羨卒也漢法長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古者凡瘖聾跛躃童昏僬僥以及偏枯握遞不耐自生者上皆收而養之晉胥臣乃云官師所不材以實裔土其不然乎漢之鄉嗇夫猶六

鄉之族師閭胥六遂之鄙師酇長其職主知人善惡及其貧富為役先後與賦多少平其差品朱邑第五倫嘗為之倫平猺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而邑卒葬其鄉祭祀不絶蓋官彌卑者於民彌親大而州里役要小而馬牛車輦辨其物登其數討丁定征按年從役非親民之吏不能知知之亦不能悉由是而施政教行徵令必不能得其平是以先王尤重親民之吏而嗇夫命半通俸百石職厮禄薄儒者恥居是官居是官者亦不加選擇兩

漢之治不及三代之隆者以此孝文四年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後漢劉瑜上書言豐沛枝裔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是兩漢宗室皆復也凡孝順貞義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户蠲除家徭則賢能者復至漢猶然矣唐沈既濟謂天下無生而貴者則雖儲貳之尊與士伍同故漢王良以大司徒司直免歸蘭陵後光武廵幸始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宰相之子不得蠲户課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廕子弟重承恩奬

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葢不問賢能及老疾惟貴者一例復除則又未免失之濫也漢法高爵者復然西北兩邉守圉禦寇雖有長爵不輕得復而其時亦未聞有均人大均之禮往往輕重不均民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雖曰重武備然不曰輕民爵乎及武帝置武功爵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徵發之士益鮮矣賈捐之謂孝文皇帝偃武行文丁男三年而一事雖古全盛之世亦有一歲三

日之公旬未聞三年一事也豈其然豈其然

鄉師輂輦注云故書輦為連愚謂地名蓮勺蓮讀為輦猶地名不羨羨讀為郎以此知古音不忘故俗語不失其方釋名云羨汪也汁汪郎也然則羨音郎得古音矣蓋古連輦通車從㚘引為輦車從辵步挽為連一象形一會意也破連為輦變古從今失之易蹇六四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也管子立政篇畜連乘車海王篇服連軺輂則古輦皆作連可知矣司馬法云夏后氏謂輦車曰余車殷曰胡奴車

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加二版二築梩者鍬鍤築者杵頭鐵沓也以築壘壁故武城有血流漂杵之語孟子以為誣賈誼過秦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而益壞篇又云炎帝無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秦至無道暴於帝辛血之漂櫓也信矣乃謂黄帝之師亦然不亦誣乎壘壁起於黄帝築杵自古有之非至周而始備也方言臿趙魏之間謂之鍬東齊謂之梩朝鮮洌水之間謂之㪷注云㪷者鍬聲之轉音湯料反梩音駭江東呼鍬刄為鍫普蔑反鍫

古皆云注之謂之𣭊一作𣭊一作鼃一作斛一作𦋯鼃𧰗
一作梷一作𣏈或作杞

𧰗插字說文謂梩與梠同俗作梠　從木以里吕為聲一曰

從土𦾓齊人語也景純讀若駭或未聞於古案說文𧻓

從走亦以里為聲讀若孩孩與駭音相近亦必有據矣

天子六鄉諸侯三鄉春秋宋為王者之後獨立四鄉二

師掌之二師者右師左師猶天子之三公華元曰我為

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則其官表率百僚師保萬民

與王之三公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

敎者何以異焉六鄉有六卿四鄉有四正三公領六鄉之卿二鄉則公一人二師令四鄉之正二鄉則師一人分掌其方各司其訓則知周禮不獨在魯也宋非大國而襄公用之以霸諸侯雖不能終猶强於魯衛葢以周官之法存焉爾晉六正則三軍見襄二十五年傳宋四正則二軍可知也其三公之義則董仲舒言之詳矣其畧曰天之大經三起而成四轉而終天有四時時三月王有四選聖人君子善人正人為四選選三臣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

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是故以職曰三吏以年曰三老以爵曰三公三公者太師太傅太保又有三孤以為之貳焉書大傳曰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為民害責於地公其説見論衡而康成注大傳則云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為稱太宰司徒同職則稱司徒公宗伯司馬同職則稱司馬公司寇司空同職則稱司空公是合周禮與大傳而

為之說也書之君奭敘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康成以師氏保氏當之似不見古文周官然鄭志趙商問則引周官為證又非不見古文者而云攝政三年作周官六年制周禮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已然則古文周官一篇康成固見之矣公孤官不必備惟其人益有則兼之無則闕焉此周禮所以無公孤之職也三公兼領六卿而顧命孔傳謂三公領三卿豈其然乎文王世子注以師氏為大司成則非三公也且云師氏司徒之屬

安有三公而屬司徒者哉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司農謂征之者給公上事也康成謂國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愚謂六十而免不為早六十五猶征則已老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祭義五十不為甸徒王制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許叔重則云五經

說皆不同亦無明文可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得其中矣六十五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康成駁之以為征之者使為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王制所謂力政者挽引築作服戎者從軍為士卒也胥徒事暇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愚謂漢因周制五十六而免則五十有五猶未免也故曰皆征之其制與周官合則五十誤為六十又何疑周官殘闕能保其必無誤乎六十曰耆邦饗耆老外饔割亨酒正共

酒既養之而又征之叔重之説未可非也康成遷就而曲為之解豈其然荀子曰五尺豎子管子曰童五尺内則成童十五以上則六尺非童豎矣論語注云六尺謂年十五失之且以身之長短定年之大小則晏嬰長不滿六尺謂之幼少可乎秦法舉長周以中人為率八尺為長六尺為短七尺為中内經謂丈夫年三十八而長極中人七尺亦其極也故國中自七尺野自六尺以上不滿六尺者不為夫杞之城也絳老與焉清之戰也汪

僮死馬末世之法也是以周官徒役上不及老下不及僮鹽鐵論云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故商師若荼周師若烏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然則五十六而免在始元元鳳之間矣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音附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蓋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

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五十六衰老免為民就田里而周官六十五猶征其不然必也鹽鐵論文學曰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徭役非養老之意則似五十六而免者免為士卒而已有司仍役之王莽亦云漢氏輕租三十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盖以此楚襄王使昭常守東地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是老弱未傳者皆從軍矣則六尺非童豎益明說苑齊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曹大家曰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注云國中六十免役野六十有五晚於國

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謂十五五十五受兵據野外六十還兵據國中此本康成之説仍存以備考康成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為算則征之者謂出口賦錢也故曰今之算錢民或謂之賦

古者有容禮有容臺容其儀臺其地也帝癸三年毀容臺説者以為夏桀之時容臺振振之言震蕩人而無禮天必棄之故曰振而和容主賔客之官晉羊舌大夫之為和容也温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則可謂無曠其官

者矣漢天下郡國有容史即春秋之和容魯徐生善為容後有張氏亦善焉郡國容史皆詣魯學之子孫相傳以為家法然皆不能通經徒習其儀而已世居禮官不替其業亦有所長非苟焉者及其敝也槃辟雅拜詭衆立異襃衣大褶舒緩養名齊魯之間遂成風俗然灑掃應對進退之禮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儀容辭令其節似小而大行人以之同邦國親諸侯擯相之儀不朝不夕孟僖子所病未能者不可以不學也季孫之喪哀公往

弔曾子子貢入廏脩容閽人辟之卿大夫皆辟位公降
一等而揖之蓋有德者必有容見其容知其德也故曰
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公西赤善於威儀篤雅有節
孔子以為難且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二三子欲學禮
者其於赤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
知為人君者詩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哉鄉老及鄉大夫
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志
其志和也二曰和容其容和也三曰主皮志和容和能

中質也四曰和頌其聲和也五曰興舞其節和也惟敬乃和莊子曰禮樂之士敬容此之謂也春秋之官有和容漢郡吏有容史皆古之遺雖失其本而猶存其末學者誠能講之詳習之孰則雖闇室無惰容推而至於造次顛沛亦不改其常度焉是以史稱侯霸矜嚴有威容而伏湛倉卒必於文德東京初建草昧經綸先區區奏行鄉射之禮論者或以為迂濶不知禮樂乃政化之首而五物斯須不可離葢修德力行而文之以藝則三物

備於心然後五物備於身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所謂德盛而禮恭也馬融以為射有五善不亦淺乎射者儀之於此中之於彼發而不中反求之身此主皮所以列於和容之後也文武具備動静中儀舉錯廢置曲得其宜以此出而長入而治也反求之已而其道全矣古者諸侯朝天子以其教士畢行天子以歲二月為壇於東郊抗大侯設鵠畫物乃升諸侯及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心端其容正時以效之時

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所謂敎士者諸侯之歲貢士也敎士以射射有容體五物備焉諸侯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非也以其敎士畢行則小國豈止一人乎官人篇曰平仁而有慮者使治國家而長百姓慈惠而有理者使長鄉邑而治父子直慤而忠正者使涖百官而察善言愼直而察鄉者使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臨事而絜正者使守內藏而治出入愼察而絜廉者使分財臨貨主賞賜好謀而知務者使

治壤地而長百工接給而廣中者使治諸侯而待賔客猛毅而度斷者使治軍事為邉境因方而用九用有徵所謂出使長入使治者如此而大政篇則謂上選吏也必使民與焉故民譽之上察而舉之民苦之上察而去之王者取吏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必取其愛焉十人愛之者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者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者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者則萬人之吏也萬人之吏卿相之器十人

之吏以長鄰比千人百人為豪為英所謂使民興賢使民興能者如此

祭法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康成皆破宗為禜云祭星與水旱之壇而說文引禮亦云雩禜祭水旱則是漢儒皆讀為禜非創自康成而黨正春秋祭禜則謂雩禜蓋亦為壇位如社稷也晉志摯虞奏肆師職曰用牲於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黨正之禜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愚謂黨正

祭禜與州長祭社同時水旱農祥春祈秋報其禮亦與祭社等周頌絲衣繹賔尸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漢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日祀以牛號曰零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爲零星故以辰日祀於東南淮南子曰零星之尸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古者祭皆有尸零與靈通幽禜蓋零星歟一說禜猶營也賈逵以爲營攢用幣孔疏謂其祭非有常處臨時營其地立攢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王充曰春〉

二月秋八月雩靈星之祀是也今春雩發

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此族師春秋祭脯之辭也酺者布也步也布德曰酺祭神曰步步者神名詩所謂田祖有神者即此盖四蟲當盛陽之月感隂邪之氣而生如木之蠹器之蠱處冥昧之中秉賊害之性說者以為災猶政起因以為名庶氏除蠱剪氏除蠹用大祝六祈禬禜攻說之法以牲祭而辭責之祭詳於禮辭見於詩又以莽草之草薰之盖其

草以灰洒之曰熏所以殄其類詩所謂秉畀炎火也月令仲夏行春令百螣時起蟲生於巽風死於離火夏行春令則火不炎故生百螣族師春秋祈報以救四蟲百螣之裁因與族人飲酒而屬民讀法焉王居明堂禮謂之國醵說文醵者會歙酒（歙古飲字）酺者王德布也或云出錢為醵出食為酺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蓋起於周而戰國因之古者民無故不羣飲酒誥曰羣飲汝勿佚謂收捕而殺之其嚴若此漢輕其辠罰金而已沿及唐宋

國家每逢嘉慶賜民大酺即古祭酺之遺意然古者合錢飲酒本祭田神且以屬民而糾其過惡勸之道執後世舉一廢百而庶氏蔇氏之法不行四蟲百螣交相為害九穀不登三物不教所謂德行道藝為一書孝弟睦婣有學者為一書敬敏任恤為一書其風渺不可追矣管子治齊因地官比閭族黨州鄉之法變為什伍游宗里尉州長鄉師士師之名仍師其遺意而加詳焉地官之教也德行道藝賢能為一書孝弟睦婣有學者為一

書敬敏任恤和親為一書過惡為一書有辠竒邪為一書善相勸惡相糾慶賞相共刑罰相及而管子之法凡孝弟忠信賢良儁材則其下以次復於上長家復於什伍什伍復於游宗游宗復於里尉里尉復於州長州長以計於鄉師鄉師以著於士師計者比也是為比法著者書也是為書伐凡有過惡則其下以次及於上家屬及於長家長家及於什伍之長什伍之長及於游宗游宗及於里尉里尉及於州長州長及於鄉師鄉師及於

士師及者坐也下有辠坐其上也故曰有不孝不弟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辠五然則族師所謂相及者比長及閭胥閭胥及族師族師以上罰皆相及可知矣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使能不兼官罰有辠不獨及賞有功不專與即族師所謂賞相共罰相及之意而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即管子所謂什伍之長也用其法而變通之一則以王一則以霸商鞅相秦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一

家有辠九家舉發若不糾舉連坐九家說者以為本族師之政而益之以暴故趙商問曰康誥門内尚寛族師鄰比相坐書禮不同盍疑之也愚謂管子法周官事類相近焉且民有過惡州長糾之黨正戒之閭胥撻而罰之比長圜土内之未已也又讀法以教之州長一年四黨正七族師十有四閭胥讀無時射於序而觀之德飲於序而訓之禮師田行役誅不用命者而示之法如是而民猶有過惡不亦鮮乎若夫族師什伍其民非若後

世之孳孳求欵懇懇用刑以為事也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受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患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則驕躁滛暴衺惡之風於是乎革孝友睦婣任恤之化於是乎興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禮明樂備仁漸義摩其道實始於此成於此而謂暴秦收司連坐之法亦於是乎出謬矣

舞師帗舞羽舞皇舞羽謂翟手所執皇謂冠頭所戴一

言執一言戴互文東京賦所謂冠華秉翟列舞八佾者薛綜云冠華以鐵作之上濶下狹飾以翟雉尾舞人頭戴冕謂皇書或為䍐鳥冠也即建華冠狀如婦人縷鹿飾以五采羽若有虞氏之皇故名曰皇先鄭所謂蒙羽舞者即此說文皇作䍐以羽翿自翳其首以祀星辰帗作翇執全羽以祀社稷則皇非翇明矣後鄭謂羽形如帗皇亦如之是三者皆同也豈其然賈公彥乃謂自古未見蒙羽於首者記曰知天文者冠鷸非蒙羽於首乎

宗廟晃而舞旱暵皇而舞鷸知天將雨故舞旱暵則冠之以禱焉鷸讀為述亦作述或作鷸禮圖謂之術氏冠古術述通上林賦蒙鶡蘇鶡似雉鳥尾為蘇蒙其尾為帽先鄭蒙羽之説本此道應訓曰去其瞀而載之木瞀即鍪兜鍪也木即鷸鳥冠也賈疏抑先鄭而扶後鄭誤矣唐作光聖樂舞者鳥冠畫衣蓋古之遺法祭義術省注云術當作述士喪禮不述命注云古文述皆作術是古術述通也蔡邕獨斷以為建華即鷸冠鄭子臧好之而術士冠乃趙武靈

王之服今者不用其說未聞術士即術氏或分為二失之漢虎賁中郎將服弁戴鶡尾說文羽舞為雩雩一作翌翌猶翌翌也干寶曰赤草染羽以為翌康成亦云染羽象鳳凰

南齊志建武二年何佟之奏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云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牲鄭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前軍長史劉繪議語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

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為陰祀否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佟之又云周禮以天地為大祀四望為次祀五嶽四鎮四瀆山川為小祀山林川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禮論二說合為一矣從之愚謂犂牛之子非犢而何體醇騂而角繭栗此天牲也以天牲而用之山川則近於非禮故有勿用之疑然天下未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此聖人立言之妙也

說者據此以為山川用騂牲誤矣何休云别天牲主以角故知騂且角為天牲淮南說山訓云犁屯犁牛既科以犙（科無角犙無尾）決鼻而羈生子而犧說者以為仲弓父賤而行惡然犁說文作犂耕也犂牛為耕牛司馬犁字子牛古以牛輓犂信矣犁屯科犙醜牛之貌以為犁牛皆然可乎且謂其子而訾其父君子弗為也（犁古犂字）仲弓可使南面故舉天牲以況之（春秋書仍叔之子左傳曰弱也注云稱仍叔之子乃幼弱之辭然則犁牛之子為犢信矣）

牛人共祭祀之享牛求牛先鄭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求牛禱祈求福之牛後鄭謂享獻也獻神之牛求終也終事繹祭之牛愚謂天神曰祀地示曰祭人鬼曰享享牛者享先王之牛也凡祭祀前三日擇牲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是謂求牛求猶擇也卜吉而後養之是為享牛享牛與帝牛皆在滌三月求牛者惟具是視具者庀也謂簡擇先庀牲後繫牲凡牲必有副唐禮省牲而犢鳴則免之而用副求牛者乃其副也曲禮天

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康成云犧純毛肥養於滌索求而得之孔疏謂下不得僭上上得兼下奉牲以告博碩肥腯是天子兼有肥牛稷牛惟具如有災故臨時得别求之是天子兼有索牛然則求牛即索牛歟說苑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有下有上一求一享或索或肥同名為犧左傳萊人賂齊以索馬牛皆百匹則索牛亦不獨用之於祭也或云享牛者祀神之牛求牛者降神之牛一以祭一以燎

惟郊用之鑿矣大宗伯祀天實柴故書作賔柴實之言積也賔之言升也先儒謂實者實牲體則賔柴又何說乎

凡祭祀牛人共牛牲之互案互三物一名或曰紡車或曰楅衡或曰縣肉格說文互作笠從竹象形互乃省文人手推握可以收繩此紡車也一名䡜廣雅曰䡜謂之互具說本於此䡜讀若狂或云一輪車互狀如椵謂之迦互設於牛角以防觸觝此楅衡也詩云或肆或將毛

傳云肆者陳於互將者齊其肉西京賦所謂置互擺牲
此縣肉格也三物一名或圜以轉或止不行或象犬牙
一從一橫大宗伯疈辜故書疈作罷先鄭讀為披後鄭
破為疈音義不殊語有輕重耳古文擺作罷猶倦作券

禮說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說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録監生臣趙位堂

禮說卷四

翰林院侍講惠士奇撰

地官二

周之賦祿以田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是以天子一圻諸侯一同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衆一旅田一成成方十里其稅百夫田萬畝畝一鍾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卿之祿也自此以降至皂隸食職其稅一夫田百畝

與庶人等為庶人在官其無田者或有辠奪之既老歸之去國收之及外人之來與官吏承乏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否則皆有田田百畝夫一廛謂之戶故詩曰三百廛易曰三百戶一畛十夫楚葉公子高有存國之功食田六百畛功崇者祿加豐也荀子曰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楚莊王謂共雍曰有德者受爵祿有功者受田宅二者女無一焉宅在邑故田宅謂之田邑周之衰也大夫刺幽王曰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

豈非小人在位有宅有田鄉禄田之外有功而賞曰賞田魏公叔痤為將與韓趙戰而勝禽樂祚魏王說以賞田百萬禄之然則賞田亦謂之禄也公叔痤讓功於吴起巴寧爨襄於是索吴起之後賜田二十萬寧襄各十萬王曰公叔長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此司勳所謂加田康成云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一說加田官宰之田也晉語官宰食加若齊鮑國為魯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故國征不及焉晉惠

公賞以說衆作轅田轅爰通秦孝公用商君亦制轅田皆賞田也管子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然則轅田之法以上田賞戰士而中下授民秦晉之良田盡歸戰士矣賈田者官賈之田官田者官工之田晉語工商食官管子云賈知貴賤不為官賈工治功能不為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然則工商不在官者不與分田周書云縣鄙商旅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言能招來外商三人則與之一夫之田也白虎通云一夫一婦成一

室漢田令商者不農康成謂賈田在市賈人家所受田蓋在官之賈𪅀牛田牧田皆芻牧之地若青之萊夷秦之胡苑魯牧在野周牧在郊邑外曰郊郊外曰野薦草多行六畜易蕃之地也古有掌宅之官凡仕者近宮耕者近門工賈近市齊使弗鄭為宅掌宅之官也是為國宅宅必有田故曰宅田武王伐紂表商容釋箕子使各處其宅田其田漢高祖詔曰有功勞行田宅孝昭賜蘇武田二頃宅一區孝宣時胡組郭徵卿子孫皆以舊恩賜田宅漢猶

如是則周可知矣田有稅宅無征而漆林猶加重者何也舜為食器而漆墨之諸侯以為侈漢有工官主作漆器南陽樊氏以富聞欲作器物先種梓漆蓋其利厚民私之故曰民多私利者其國貧且木不可獨伐不可獨舉不可獨運必資民力用妨農事是以倍其征非私漆林惡廢民於生穀也古者計畝以鍾故魏季成子食采千鍾曾子始仕三釜後仕三千鍾秦漢易鍾以石而祿漸薄六朝有職分田一品五頃又有公廨田以供公用

至唐内官賦以石外官賦以田無地者畒給粟二斗五代廢之至宋而復大藩長史二十頃及縣尉不滿五千戸者令四頃尉二頃稍優於唐其田每月不及十貫者支茶湯錢以足之所以厚其養廉之意雖不逮於古然所以示優厚厲清操猶得周家忠厚之遺焉晉有菜田田騶後魏有公田戰國策子之相燕貴重主斷燕王噲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亦見韓非子說者謂以石計禄始於此不知以石計禄本起於田李悝盡地力畮收一石半

下孰倍中孰三上孰四蓋以石計田以田賦祿王登爲中牟令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衛嗣君欲以薄疑爲上卿進田萬頃吳起攻亭下令曰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攻亭一朝而拔之此戰國之賦祿皆以田也吳起相楚悼王以爲封君太衆貧國弱兵之道於是封君之祿二世而收則采地之廢昉於此乎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云欲利子於外地之寬景公欲更晏平仲之宅云請徙子於豫章之圃則國

宅不皆官署宅田不盡民居也商君之法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則以石計禄始於秦然韓非子以為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曠野者無宅容身身死田奪大臣左右無功者擇田而受擇田而食則當時賦禄及賞仍以田明矣曲禮無田禄者不設祭器有田禄者先為祭服祭統古者於禘賜爵服於嘗出田邑田邑者田宅也康成以為國地其不然

乎左傳衛公孫免餘曰唯卿備百邑下有上祿亂也邑謂十室之邑百邑則田一成卿之祿也趙武以絳老為絳縣師與之田使為君復陶案縣師上士非所謂士食田者歟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室者千夫之田桓子上卿千室猶百邑也古者井有定邑無常易曰改邑不改井康成注易訟卦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孔疏謂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又通率其地不易再易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故定稅三百家然春秋大國之卿其田不過一旅一旅之田不過一成如其說一家受二夫之地當定稅四百五十家言一旅者舉成數也三百戶不滿一成以田賦祿而予之以不食之地其說妄矣

古之人臣苟非有功不得食邑載師所謂宅田賞田是也若夫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皆非采地亦非祿田所

謂王命尸臣官此栒邑栒故豳國提封萬井兵車百乘天子使之治其賦而主其民又賜之鸞旂黼黻琱戈而宗人掌其禁令仍督其違失者其地則載師任之不得專焉及周之衰遂為已邑溫子即狄樊皮畔王君子惡之公邑之利都家之主地不成國民不稱君而內有六卿外有六遂甸稍縣畺犬牙相錯雖有不臣之心其力亦不能為亂所謂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巧言之卒章得其情矣呂氏春秋晉文公令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淮南道應訓宣王封子發執圭列田

百頃左傳莊十九年惠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田猶秩也秩亦田也奪田收秩所謂奪以馭其貧也宣十四年衛孔達縊而死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室謂宅田祿也周書所謂一室之祿蓋祿其子襲父位杜預謂室者以女妻之鑿矣自一室之祿至千室之祿皆田也故古者名祿為田成八年經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是時趙朔已死朔子武尚幼以其田與祁奚晉景公從韓厥之言衰盾忠勳不可無後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然則復室其子者反其田也古者天子畿內不以封秦仲為西垂大夫隴西有秦亭秦谷而非子居犬丘周之犬丘漢之槐里懿王都之本非國也及平王東遷秦仲之孫襄公於是始國而詩有秦風則車鄰駟鐵皆襄公時作

而序謂車鄰美秦仲失之天子守邑之大夫安得有內
小臣傳令乎世本云鄭桓公居棫林徙拾紀年謂始居
洛後居鄭父之丘是為鄭桓公則是西周畿內亦未聞
有鄭國也及桓公之子武公與晉文侯夾輔平王始滅
虢會而都於溱洧焉後世遂有新鄭之目而指漢之京
兆鄭縣為舊都豈非附會者為之歟說文云周制天子
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說本周書而王制則云
天子縣內有九十三國其說多依孟子然皆不合周官

漢書薛瓚注言周自穆王以下都於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幽王既敗虢會又滅遷居其地國於鄭父之丘是為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其説本和天子傳及竹書而謂桓公未聞封於京兆其識卓矣漢中南鄭猶京兆西鄭也者舊傳云南鄭之號始於鄭桓公桓公死於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為號其不然乎有西鄭故加南又何與於鄭桓公也

凡民有夫則有家有家則有里夫出口泉故口以夫名家給繇役故役以家名里樹桑麻故樹以里名夫布者一口之夫家征者一夫之家里布者一家之里也征有弛舍惟賢能老疾貴者服公事者而閒民不與焉故使

之出三日二日一日之力征而田與追胥轉移執事亦
在竭作之列所謂唯爲社田國人畢作是也後鄭謂家
征者出士徒車輦失之又謂里布二十五家之布罰一
家而使出二十五家之布勢必不能且不毛與不耕孰
重宅不毛者罰布一里田不耕者罰粟三夫趙商嘗疑
而問焉康成亦不能言其故矣宅之所處爲里里者居
也夏官量人所謂軍社之所里是也蓋屋在田故田不
耕者出三夫之屋粟宅在里故宅不毛者出一家之里

布也夫征即夫布説見前案漢律民不繇貲錢二十二謂民出貲錢以給繇役每家二十二錢蓋漢之家征如此則閒民反重其征必不然矣漢律見説文解字且民之無事者為閒民公族之無事者為遊倅等閒也而貴賤分故公族之無事者諸子掌之國征弗及而民之無事者入衛於宫則宫伯有徒役之事出耕於野則載師有夫家之征夫家猶徒役也國家既養而長之又重征以困之有是理乎稾人職外内朝有冗食即宫中之人民而謂

之冗食者許氏說文云人在屋下無田事然則冗食即閒民也康成謂畱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則凡外內朝之散吏趣走給召呼之屬亦皆閒民為之矣此民無家事而服公事者鄉大夫舍而弗征則載師亦不得而征之也春秋魯作三軍各征其軍注謂征其軍之家屬孔疏云丁壯從軍者官無稅其家屬不入軍者稅之閒民出夫家之征蓋以此

周書西土方千里分為百縣左傳九縣長轂九百四十

縣遺守四千則每縣百乘百縣萬乘此國畿千里出車之大數也地官有縣師秋官有縣士凡縣之衆庶縣士聚之縣師作之若將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縣師受灋於司馬甸稍都鄙受灋於縣師是為縣師之灋名曰縣法而縣士則各掌其縣之禁令焉風俗通曰百里為同總名曰縣縣玄也首也從系倒首言當玄靜徭役也然則縣法者徭役之法歟鄭司農以三百里至四百里為縣康成則分為五等百里曰郊二百里曰甸三百里

曰稍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都司馬法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餘同不知甸地稍地畺地皆縣地也稍人掌丘乘方士掌都家所掌者即甸地稍地畺地而稍人則以縣師之法為丘乘之政令方士亦以時修其縣法而為都家之治其都邑則又縣師造之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故曰縣弦也縣聲近弦施繩用法不曲如絃也縣師掌師田作衆庶造都邑故以取名周曰師楚曰尹漢曰令其職兼文武并掌兵器春秋周禮未改楚武王授師子以伐隨衛

懿公將戰而國人受甲古者兵器藏於國有事而後授兵既事復還兵所謂良兵藏於王府及内府者必非民間所造造之者繕人槀人掌之者司甲司兵戈盾弓矢各有司存晉作州兵使州作兵魯作丘甲使丘作甲非古也西京精兵聚於雒陽武庫故漢之武庫令猶周之司兵哀帝建平中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未聞取之於百姓說者謂周官兵器出於鄉遂之民誤矣小司

徒及鄉師頒六鄉之比法車輦登其數馬牛辨其物簡閱之而已非籍而賦之且古有命民小司徒辨貴賤所謂民之貴者亦得乘飾車駢馬焉而遂人鄰長簡兵器以備追胥非以供軍旅會同之用也司馬法丘出牛三頭馬一匹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此即春秋所謂田賦歟古者馬牛車輦皆謂之賦魯使丘甸出之重傷民力故春秋書之曰用田賦較之初稅畝而尤甚矣何以知之以未用田賦之時知之三軍作而三子各

毁其乘如依司馬法則乘者甸之出也奚為毁之且甸出車一乘故甸讀為㽷其訓為乘則是毁其乘者毁其甸也毁其乘則可毁其甸則不可毁其甸是壞井田之法先商鞅而決裂阡陌也以是知甸出車一乘之説非也自魯用田賦始也自魯用田賦列國皆然名為乘馬丘牛其實賦車籍馬與秦之頭會箕斂何以異焉周官牛人有公牛而牽徬同輓校人有王馬而毛物異頒旗有司常以待國事鼓有鼓人以和軍旅車有巾車而其

用無常又安用乘馬丘牛重傷民力哉然則馬牛車輦旗鼓兵氣皆非民間之物縣師使其有司備之各帥其民而至及其會車人之卒伍則五人為伍百人為卒而一乘七十五人之說亦無所用之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所謂車人之卒伍也楚攻魏張儀請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而以卒萬人車百乘與魏是古者車一乘卒百人武王伐殷革車三百乘法當用卒三萬人故田單曰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

服矣說者謂周官無偏則不然古者士有卒伍車有偏列司徒主卒司空主車冬官亡則偏法亦亡廣車之萃分為左右每廣一卒謂之正法偏者廣之偏左廣為左偏右廣為右偏偏之兩者合則四兩以翼廣分則五伍以承偏謂之偏法亦曰偏駕則知車人之卒伍未嘗無偏君行師從故覲禮有偏駕過天子之城宜櫜甲束兵故偏駕不入王門康成謂偏駕者金象木革四輅其不然乎魚麗之陳先偏䝉舒毀車為卒亦偏為前拒蓋無

定數因事制宜者歟鄭志趙商問一甸之田方八里有戎馬一乘大夫采四甸一甸之税入於王其餘三甸栽有十二匹而校人職家四閑何也答曰四閑八百六十四匹此乃國馬不出於民司馬法民出軍賦無與於國所謂民出軍賦者即春秋之田賦也古文田陳同音故齊陳轉為齊田甸乘亦同音故丘甸通為丘乘説者以為甸出車一乘故甸改為乘失之司馬穰苴兵法因號司馬法案戰國策齊閔王時司馬穰苴為政閔王殺之

大臣不親則穰苴乃閔王之將以故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燕趙之衆猶鞭筴者蓋穰苴之力居多及穰苴死而閔王亡矣晏子春秋以為齊景公史遷因之如其然左傳曷為不載乎韓非子曰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紲又曰民産絶則畜生少畜生少則戎馬乏戎馬乏則將馬出是將馬者國馬謂之馬府戎馬者民間之馬所謂民出軍賦者也民馬乏之故以國馬給軍則其法非始於春秋行於戰國歟何休曰用田賦者若漢家歛民錢

以田爲率矣禮軍賦十幷不過一乘愚謂以田爲率乃稅畝非田賦也魯語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而已如以十井爲乘則包咸之說見論語註吾未之前聞秦穆公送公子重耳入晉革車五百乘步卒五萬疇騎二千此一乘百人之法而兼有騎則騎起於春秋非始於戰國也民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學習騎射故曰疇騎見韓非子春秋隱四年傳云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服虔云賦兵也昭六年傳大夫有賦於軍故魯之御叔大夫也而傲使人令倍其賦謂軍賦也漢孝惠之初令吏六百石以上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及二

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所與則大夫有賦於軍至漢猶然矣哀七年傳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故兵車曰賦輿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軍論語治賦孔安國亦謂之兵賦然則用田賦者以田賦出兵司馬法本諸此服虔引司馬法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二十五乘為偏杜預引司馬法車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則偏無定數伍兩亦然倍伍為什倍兩為五十倍卒為二百齊語五十人為小戎二百人為卒倍法也坊記孔疏云據司馬法之文車甲馬牛皆計地令民自出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巾車職毀折入齎於職幣質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

與毛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司兵云授兵從司馬之法須之受兵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愚謂司馬法出於田賦始自春秋之末行於戰國之時魯用田賦猶鄭作丘賦服虔曰作丘甲者一丘之田出一馬三牛其說是也然以為古法則非子産愛民而行病民之政學者不能無疑焉大宰有匪頒之式大府以四郊之賦待之則牛馬不出於丘明矣秦孝公十二年為田開阡陌十四年初為賦賦者軍賦也軍賦始於春秋至是開阡陌而更定其法也

師氏三德二曰敏德敏者何也克為敏德以已承之孔

子曰克己曾子曰己任一也說文克之象肩也其義任也詩云佛時仔肩毛傳曰克鄭箋曰任釋詁曰勝蓋能勝其任謂之克然則苟非己焉能克苟非克焉得敏是故堯舜恭己禹稷由己成湯惟己伊尹若己皆敏德也於文以己承之曰吾吾者謹慎之辭詩云赤舄己己見說文蓋言謹也周公之敏也若無己則敬失其基禮失其幹慎失其藉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變為槁木死灰亦終入於昏昏默默而已矣學問求諸己廉恥行諸己

忠恕推諸己立達取諸己安人安百姓修諸己孔子毋我非無己也楊子為我非為己也己之欲非己猶身之垢非身為仁由己是謂當仁仁以成己惟敏乃成訓己為私濫於王肅浸於劉炫異乎吾所聞一曰至德至者何也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惟有敏德者能之敏德所以為仁而孝德者為仁之本也春秋昭十二年左傳云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則古有是言而孔子引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發明克己之義也而復禮之目未詳故顏子請問克為敏德其詳可得聞乎不能謂之賊不足謂

之畫浮沉謂之溺游移謂之惑中廢謂之弱後退謂之却皆不能自克者敏之蠹也惟克乃敏詩曰農夫克敏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農夫之敏也君子克己亦如之詩曰良士蹶蹶言動而敏於事也此敏德所以為行本歟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用力者己也能用力非克己乎而皆曰一日者言由己不由人也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不識己焉識仁子貢之施濟求之人孔子之立達反之己故曰修己以敬以安百姓堯舜猶病

五行己屬中宮土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未有不愛己而能愛人者也求仁者於己取之可

矣史遷紀帝嚳普施利物不於其身非吾儒之學也吾儒學在已利物本諸身莊子曰至人無已無已是無仁也故莊子不知仁莊子謂枝於仁者擢德塞性蹩躠為仁天下始疑而其論仁也則云中心物愷兼愛無私以墨子之學為孔子之語其謬已甚皆自至人無已之一言始

路寢制如明堂面有四門虎門者路寢之西門也西為成熟之方學貴成熟故小學在西亦名西學祭義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大學在成

均則西學在虎門之左明矣古者學在門繆公學著人齊風毛傳云門屏之間曰著著人者楚語所謂位宁有官師之典著與宁通蓋師氏保氏也師氏保氏同居門左各司王朝保氏不言者省文可知或云南稱門北稱闈此臆說也蕭子良云蕭何以署書題蒼龍白虎二闕不知據何書後漢德陽殿東門雲龍西門神虎虎金獸也故在西則虎門為路寢西門又何疑乎家之學在門側之堂故國之學在虎門之左此蔡邕所謂周官有門闈之

學也文耀鉤云西宮白帝其精白虎左傳昭十年欒高與陳鮑相攻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蓋以虎門師保所居講學視朝之地故朝服立於其外歟東漢有白虎觀肅宗詔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此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蓋取地官師氏虎門之義也一說虎門宮之外門失之矣師氏守王門保氏守王闈介足宮中之門謂之闈康成謂巷門相通者雜記夫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然則闈門乃旁側之門也路門外之應門為

正門而虎門在西師氏居其左闈門又在内似皆旁側之門畫虎象秋嚴漢制則然矣康成以路門當之豈其然乎廣韻引周禮云公卿之子入王端之左教以六藝謂之門子其後氏焉氏焉者以門為姓若吳有胥門巢晉有下門聰也以虎門為端門國子為門子則似干寶註而目為周禮誤矣

師氏詔王㣲而教國子以三德三行保氏諫王惡而教國子以六藝六儀國子者公卿大夫之子而王之世子

亦齒焉古者師保之官掌國中失之事中者為嫰王有嫰則道之使成失者為惡王有惡則開之使止因以教王及王世子而國之貴遊子弟皆從王世子而學焉者也降及春秋其道息矣然其風猶存秦穆公益國十二而學於著人荆文王兼國三十而學於保申秦至穆而霸楚至文而昌二君能光大先世之業以成其嫰者師保之力也楚大子商臣之惡其師潘崇實倡之猶陳公子佗之惡本於其傅之不良葢二人之性未必惡師傅

惡故二人從之而惡說者謂商臣蠭目豺聲形惡也豈其性惡乎詩有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故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言斧能析薪猶師能止惡也秦不法古律令為師胡亥學書趙高教之夫也不良此之謂矣夫之言傅也謂師傅也師傅不良故陳陀惡加萬民胡亥毒痡四海太元曰黃兒中蓄君子洗憝言有老臣以為師保則君子庶幾免於惡焉爾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嫰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

惡也彊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此保氏師氏之職歟漢成中主委任外親帝師張禹國之佞臣黨於王氏變漢為新師保之官安可非其人也易兌講習臨教思二陽咸臨師保之象初以志行正為貞二以不順從為利言詔嫰諫惡逆之吉順之凶潘崇之於商臣趙高之於胡亥張禹之於漢成皆不正而順從何利之有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君命逆而臣順之者一言可以喪邦臨九二爻辭曰咸臨吉无不利夫子恐人以順為利也故特明其義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未之言非古語也言非以順命為利也為人臣者不明乎此義則不

免為宋之三旨相公而已三旨者一曰取聖旨二曰領聖旨三曰已得聖旨也此之謂順命即六三之甘臨故甘臨曰无攸利咸臨曰无不利兑象朋友臨象師保易曰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書曰放黜師保則師保非三公也三公官不必備師保必備其官易初元士二大夫師氏保氏正當元士大夫之位故臨二陽象之周公師保萬民則三公亦得兼焉荀子曰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然則咸臨之无不利甘臨之无攸利其義曉然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晏子曰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君失其道臣失其守逆政行而有司不敢爭覆社稷危宗廟是故上有行中之君下有順命之臣君不行中故臣未順命知臨之宜咸臨之吉歟

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有中謝者為昭釐謂王曰國人皆以王為沈尹華

之弟子也王不説因疏沈尹華甚哉人之好為師而恥為弟子也故細人一言而威王不説則師保廢於戰國矣商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故荆興於文衰於威一傳而懐王遂亡其國客死於秦

保氏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案廣韻白矢作白匀襄尺作讓尺參連作參逺賈疏云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則襄讀為讓古今文也新序云左把弾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呉越春秋云射之道從分

望敵合以參連連誤為遠失其義矣莊子鏑矢復沓注云矢去復往沓然則復沓猶參連也列子曰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絶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是為參連後漢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其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又三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弩柄曰臂鉤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曰懸刀合名之曰機差以米則不發然則參連弩射尤

精矣詩四矢反兮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莊子所謂復沓也

司諫糾萬民之德而觀察其德行道藝辨之以能司救禁萬民之衺而誅讓其衺惡過失防之以禮乃其職不列於六鄉六遂之中而隸於師氏保氏之下何哉蓋必先師氏詔王㣲而後司諫糾民德民之德本於王之㣲也必先保氏諫王惡而後司救禁民衺民之衺本於王之惡也糾民德者鄉三物禁民衺者鄉八刑師氏之詔

詔以此一人有德以道民德不令而行保氏之諫諫以此一人無衺以閑民衺不禁而止本諸身徵諸民德道禮齊風俗成焉比長奇衺閭胥饋撻族師刑罰皆所以禁民衺民有過惡州長歲糾黨正月戒司救復三讓三罰之以故民無隱慝比長教和親閭胥聚衆庶書其敬敏任卹者族師每月屬民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是為德行道藝黨正歲屬民而書之州長正月屬民而攷之然後入之於鄉大夫鄉大夫三年大比則復加攷而舉

其賢者能者而獻其書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内史貳之則所以糾民德者較之禁民衺而尤詳焉以故民無遺善司諫復以之攷鄉里之治而詔廢置蓋比閭族黨州鄉或有書之未備攷之未精舉之未當者司諫廵問而觀察之以進退其鄉之吏由是窮居側陋之士無不上聞言行必達皆登於書謂之史傳至秦曠絶其道廢壊漢武始舉賢良方正天子計書先上太史擨惡之事靡不畢集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

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讃郡國之書由
此而作其後遂有三輔決録汝南月旦之評說者以為
處士横議然猶有古糾德禁袤之遺意而朝廷無詔嫰
諫惡之官則是不正其本而齊其末也故東漢風俗雖
有氣節之名而德行道藝不及三代之純者以此魏置
州郡中正區别人物第其高下定為九品其有言行修
著則升進之儻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此古州長黨正
族師閭胥之職也雖風教頽失而無典刑然時有清議

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沉廢郄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為懲勸也如是雖古之廵問觀察誅讓防禁何以加焉後魏太和以前精選德高一鄉者為中正當時頗得其人及宣武孝明之世寖以頹紊而冀州大中正排抑武夫不入清品武夫怨怒遂聚火焚其第殺其人天下寃痛乃詔斬其尤惡者餘大赦以安之而魏亦亡矣中正置於延康廢於開皇立法未嘗不善久而弊滋榮辱在手高下任意此非出於法之不

善實由於本之末端端本之道先正朝廷則化起於身教成於國地官糾德禁袤既有比閭族黨以分其職又有司諫司救以董其成而為司氏保氏之屬旨哉旨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之謂也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典瑞穀圭以和難康成謂難仇讎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郯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愚案僖公二十一年楚執宋公公會諸侯盟於薄釋宋公公羊謂執未有言釋之者以公與

議而釋之何休謂善僖公能免宋公之戹穀梁謂外釋不志以公與之盟而目之康成謂公有功焉此典瑞所謂和難也二十七年楚人圍宋公羊謂此楚子而貶稱人以執宋公故終僖之篇貶何休謂古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復故皋楚前執宋公僖公與共議釋之今復犯圍宋故貶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然則調人和難保之終身故先動者誅之康成謂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

即何休所謂後相犯復故臯是也楚人先動其能免於
王者之誅乎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三十年公為之請
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乃釋衛侯尒足玉十
謂之區註云五瑴為區然則雙玉曰珏半珏曰隻十隻
曰區倍之為十瑴和難之瑴圭也瑴之言瑴十數之成
和難者成之故用成數僖公行禮故記者善而志之大
戴禮曰父母之雔不與同生兄弟之雔不與聚國朋友
之雔不與聚鄉族人之雔不與聚鄰曲禮亦云父之雔

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諸儒異說莫能相一學者惑焉愚謂不與同生者孝子之心令勿相讎者國家之法如其法則孝子之心傷如其心則國家之法壞欲兩全則兩窮于是使不共戴天之讎避諸海外既不壞國家之法亦不傷孝子之心此調人之所以為調也千里之外遠於同國而鄉近於國鄰近於鄉族人則疎於從父昆弟矣亦可補調人之闕焉或曰父之讎避諸海外是共戴天也可乎曰調人之和難

頊封人之錫類也土中有水弗掘無泉四海之外别有一天其誰曰不然若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乃秋官之所奬而謀非調人之所和而釋漢律東刺刃者必誅以其雖未殺傷人而有殺傷之心也調人職所謂過而殺傷人者吉人良士本無殺傷之心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耳漢律過失殺人不坐死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調人乃教民之官故以其民共聽而成之東漢之季洛陽有主諧合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遂假託調人之法因而為

姦利受人十萬謝客數千由是法禁益弛京師劫質白晝群行而漢亡矣

管子春三丣（俗作卯）十二始丣十二中丣十二小丣而始丣合男女秋三丣（今文酉古文丣俗誤為卯）十二始丣十二中丣十二小丣而始丣合男女冬夏兩至後九十二日謂之春秋兩至春至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蓋始丣合男女者白露下收聚之初始丣之辰荀子所謂霜降逆女家語所謂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是也始丣合男女者清

明後出耕之日始卯之辰媒氏職所謂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是也春至即春分十日之内三卯之中中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于是時也奔者不禁故曰室無處女謂女盡行詩摽有梅毛傳所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備禮而行者所以蕃育人民也過此則非昏姻之時不用令者罰之荀卿子所謂氷泮殺止（殺止一作殺女）家語所謂氷泮而農事起昏禮殺於此衆説皆同康成獨異而管子尤合周官故愚引以為証焉卯為春門三卯為八舉（木成數八）

丣為秋門三丣為九和金成數九古文丣丣同形書無善本故正之說文丣象開門丣象閉門晉束晳以為四時皆可昏姻引春秋為證然民間嫁娶吾聞之詩禮未聞之春秋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太元內婦始秋分陰外陽內萬物之既自秋至春辛壬癸甲皆嫁娶之時張融曰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舊說六五爻辰在丣春為陽中萬物生育嫁娶大吉此管子春三丣合男女之義也參同契謂二月榆落魁臨於卯八月麥生天罡據丣蓋麥生而嫁娶行

揄落而昏禮殺合於天時者歟左傳襄二十二年十二
月鄭遊眅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則春秋民間
嫁娶亦在秋冬也媒氏會男女即管子掌媒之合獨所
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取鰥寡而和合之予田宅
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心星為二月之
合宿故三卯為合獨之時墨子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
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聖王之法也然則男三
十女二十而無夫家皆過時不嫁娶者媒氏會而合之

非合獨而何丣從日為昴丣從日為昴昴白虎宿星當
從丣說文誤作昴徐鉉音莫飽切詩云維參與昴毛傳云昴畱
也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言畱畱言物成就繫畱愚謂昴
西方之宿一名旄頭昴與旄若猶與搖康成曰秦人猶
搖聲相近則昴旄亦聲相近也丣象閉門昴為白虎不
當從丣說文非許氏之舊矣俗本流傳莫能正也丣從
田為畱采地之名因以為氏漢人改畱為劉而有丣金
刀之說則丣丣之相亂也久矣虞翻云古柳丣字同王充曰日出扶桑暮入細

栁故宅西曰栁谷是日夕為丣也左傳陳成子救鄭及畱舒鄭箋引之作栁舒是古畱栁亦通矣律書言二十八舍北至於畱畱者言陽氣之稽畱也故曰畱八月也則直讀丣為畱也

祝融作市其象為離離明為日日有三時三時者朝時昃時夕時不曰中而曰昃者皇侃以為日將中而未中猶在東側是中前為昃也賈公彥引書日中昃不遑暇食是中後為昃也家語日出聽政至於中昃王肅云中日中昃昳中說文以日西為昃失之矣日東為朝日西為夕日昃為中春秋肆大省公羊曰肆者何跌也何休

曰跌過度昳之言跌也過猶不及故中前中後皆曰昳中日至衡陽是為隅中至昆吾是為正中皆日昃時也昃市於中朝市於東夕市於西日中盛明當王之位故曰大市而主萬民百族平旦食時為公為卿故曰朝市而主四方商賈日昳晡時為臺為僕故曰夕市而主販夫販婦莊子曰日方中方晲側視為晲晲猶昃也方晲而中方中而晲其時有幾日中不須臾故易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說者謂日昃明將盡豈其然日中為市取

諸噬嗑上明下動日佰之大市也行人之儀不朝不夕晏子云室夕管子云立朝夕古語皆以朝夕為東西矣月食必在望月望為盈日佰必在中日中為佰故易曰日中則佰月盈則食何休注公羊亦云佰日西是皆以佰為夕也可乎佰有中有下皆非日夕時古者鼻人之喪以昬殣故葬以朝不以夕謂其近於昬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佰穀梁作稷乃克葬何休云下佰蓋晡時晡時則夕也曷為不書夕而書佰且晡時

而葬是以辠人待其君也必不然矣書傳注云平旦至食時為朝隅中至日昳為中晡時至黃昏為夕日出而葬日中而虞禮也魯葬定公以下昃葬小君頃熊（一作敬嬴）以日中下昃去日中不遠兩書以譏焉朝市於西方反天道也故君子非之漢宮闕疏曰六市在西其三在東有東西而無中非古也洛陽三市取則周官金市西（一名商觀）南市中馬市東古者為市一日三合而河西姑臧市日四合扶風美陽俗以夜市則司市之法不行於天下

矣

質人掌賣儥之質劑大市以質若牛馬人民小市以劑若兵車用器及四時食物廵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古之質劑後世之文券也東晉及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者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文收四名為散估說者謂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雖以此為辭實利在侵削猶漢筭緡錢而已質人所罰謂之罰布犯禁

者罰之謂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精麄不中數幅廣狹
不中量則淳制不壹度量不同故舉其貨而罰之所以
同度量而壹淳制也古者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安得有
稅乎司市所征謂之廛市一名征廛廛人歛之入於泉
府亦曰征布蓋征其廛不征其貨故孟子曰廛而不征
後漢第五倫以京兆掾領長安市平銓衡正斗斛市無
阿枉百姓悅服此古質人之職也度量爲斗斛淳制爲
銓衡孟子謂之法故曰法而不廛謂廛人不征貨質人

不征廛荀子謂之室律治市者平之室律者質律也質人之律漢曰月平所以平市價室質音相近楊注誤儥人民者掌之質人獲人民者告之朝士古無奴婢謂之臣妾亦曰人民費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復之者在軍則復於長在國則復於朝故曰委於朝告於士朝者斷獄弊訟之外朝朝士受而聽之商度其所獲而畀之是謂商賚牛馬貨賄皆然故曰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謂三分其所獲二入公

而私其一也越逐者在國越鄉者在軍越伍軍有常刑
國繫圜土易曰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言勿逐故悔亡逐
則有悔矣詩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
下謂國無政軍無律故越逐者不加刑也質人賣價人
民用長券謂之質王褒僮約石崇奴券古之質歟質許
贖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而逋逃之臣妾皆得歸其
主焉有主來識認驗其質而歸之仍商度而賫告者凡
失物在市三日在朝旬而無主識認乃没入官故易有

億喪貝躋于九陵之象勿逐七日得之占九陵象朝之閶闔九重言七日則旬之内也震長陽其數七勿逐與喪馬同占而不言悔者陽動而陰静也喪馬睽初九喪貝震六二億聲古以貝為貨古者路遺不拾人亡不追非誘非竊旬内自歸太卜官有卜賣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不得首仰足肣音琴謂兆足歛然則易之繇書之誓周官之文參相合也鄉有比閭族黨州遂有隣里酇鄙縣軍有伍兩卒旅師皆不得相踰越修閭氏掌國野廬氏掌野司虣掌市市

不屬遊國不馳騁野不相翔司險守五溝五涂而呵止行者掌固復晝三廵夜三鼜以號戒之先王寄軍政於鄉遂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竊盜者無所容苟非遷徙雖有逋逃莫敢越逐不獨軍中為然矣董逋逃晉法也楚作僕區乃隱匿逃臣之法說文匸藏也品衆也品在匸中踦區藏匿也僕臣僕也僕區者藏匿逃臣芋尹無宇之閽逃入王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及謁諸王卒取以歸歸之禮也執之非禮也當復之

朝康成曰復之言報也復之朝而有司弗與則失在有司也朝有復者宰夫掌諸臣之復御僕掌庶民之復晏子春秋所謂齊有北國騷造於君庭而求復者以此

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顏師古以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凡六府當之而又以職內職金職幣三官充其數焉非也尒疋以八方之八材中原之五穀魚鹽為九府王應麟引之以當九府圜法失之遠矣所謂圜法者重不廢輕小不妨大子母相權而有九品故曰九府

圜法其名見周官者夫布里布辟布緫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儳布是為布貨九品其九品在國曰邦布外府掌之在市曰征布泉府掌之載師有里布閭師有夫布皆邦布也出諸民入諸國故曰邦布百畝為夫五鄰為里民間之布以夫里得名說者以為罰布誤矣司市有辟布廛人有緫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肆長有儳布皆征布也斂諸市入諸官故曰征布辟布一名辭布辭之言貲也猶漢之貲錢或曰辟法也辟布猶法錢市中作

布皆取法焉故曰辟布者于其地之叙叙猶監也作布之叙蓋鑄錢之監歟王莽布貨十品一曰大布次曰次布蓋法周官之絘布乃市中思次介次之布也總布未詳質布者質劑賣儥之布罰布者質人所罰犯禁者之布廛布者門關征廛之布儳布者無肆立持之布集韻云儳蹔也音才鑒切徐邈讀詩云抱布抱此管子云握路握此也鄭司農曰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此立持之布歟管子謂隰朋於國有不知政於

家有不知事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而其人不知

握猶持也古之僟布也肆長斂之廛人掌之而朋不與

知焉一說僟布者總布之別也盤庚曰無總于貨寶貨

寶曰布商賈阜貨而行之立曰僟行曰路執曰總皆商

賈之事也盤庚戒在位毋若商賈然職內主錢辨財而

執總總者聚而束之以書楬之漢律曰布謂之總總曰

升升曰登晏子春秋十總之布十總者十升也升登音

同故或為登或為升皆名為總以此名布亦以此名泉

故文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總通作緵漢令徒隸衣七緵布緵一作稯八十縷為稯五稯為秭二秭為秅西京雜記曰五絲為䋈倍䋈為升倍升為緎倍緎為紀倍紀為緵倍緵為襚襚者古之佩璲之綬以縷為絲十絲為升則異説也凡先合單紡為一系四系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為一文文采淳為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麗漢制如此而緎紀無聞馬五扶為首則二十系也漢之首異乎古之升矣漢律曰綺絲數謂之絩布謂之總綬組謂之首詩傳曰緵數箋曰緵總也疏云緵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緵為數總而集之故緵為總

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國服者國軓也亦曰國準軓為法準為平古者珠玉為

上幣黄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中歲黄金一斤直食八石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國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軌守其數準平其流於是穀與幣相權而貨通食足焉上無穀以幣下無幣以穀造公幣而寄之民振其不贍以幣準穀直穀而貸之穀為上幣為下斂其有餘以穀準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振時穀重而幣輕以輕權重斂時穀輕而幣重以重權輕如此則上不取息下不出息而上下交獲

其贏各有什倍之息所謂以國服為之息者蓋如此有司者職幣與倉人也職幣掌振斂之式法者凶豐之法用倉人掌之此非國軌之存於有司者歟不瞻而莫之振也則穀愈重而民流有餘而莫之斂也則穀愈輕而民病蓋歳有凶穰物有輕重今歳糶賤狗彘食人食至來歳而道有餓民此皆不通國軌之法輕重之權者也較謂之服式謂之軌較出式上是為軌前故知管子國軌即泉府國服息者陽息反是為消藏繈千萬貫朽於

庫積粟萬億紅腐於倉謂之消粟米財物上下通流使相灌注無有滯畱謂之息流而不竭出而不窮此泉府之所以為泉歟辨而授之謂辨合見荀子即稱責之傅别蓋旅師以質劑頒斂泉府以辨合賒貸皆契券也總名約司約掌之一說有司鄉遂之吏也周書云賦洒其幣鄉正保貸洒謂散之貸者鄉正保焉又云成年不償信誠匡助助且不償安得取息乎又云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此國軌所以輕重相權也秋官朝士凡民同貨

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同貨者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國服行之以國法猶國軌平之以國準所以制四方貨殖低昂使萬物不得騰躍其權在司市而朝士慮貶國用故亦得與焉易損益二卦損六五益六二皆曰益之十朋之龜兩貝為朋一龜直十朋寶龜而貨貝變通趨時則上下交相益也俗儒不明損益焉識盈虛之數乎國軌也國服也皆謂之乘故稍人有丘乘之政管子有乘馬之筴淮南子元玉百工大貝百朋注云二玉為工五貝為一朋山虞服耜注云服牝服疏云車

平較也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其法管子行之於齊以為市者天地之材具也萬人之所和而利也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而外財之門戶也萬人之道行也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此司關聯門市之法也市有廛市關有征廛皆貨賄停儲邸舍之稅自外入者征於關關移之門門移之市所謂征於關者勿征於市也自內出者征於市市移之門門移之關所謂征於市者

勿征於關也若自內而不由於市自外而不出於關然後舉而罰之否則征其廛而不稅其貨也康成謂參相聯以檢猾商失之矣左傳廢六關注謂關所以禁絶末遊而廢之為不仁家語置六關注謂置關以稅行者為不仁兩說皆非也國之有關久矣不自文仲始何得言置設關以限內外司出入所以防非常又焉得廢之農有租而商無稅是將使民弃本而趨末烏在其為仁也且六關之廢置與三軍之作舍等耳一書一不書則又

何說吾是以知廢與置兩說皆非也廢者謂廢司闕之法一作置置與廢通古醫用針針有補瀉難經言補則取氣瀉則置氣置者不取也古者不取謂之置不去亦謂之置春秋萬入去籥公羊謂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休云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不去為廢則魯舊有闕先王之法名存而實息矣魯之有名無情皆若此文仲號為賢大夫不能振而興之故孔子謂之不仁古以廢為置又以廢為發詩一發五豝發讀為廢莊子發藥列子

廢樂一也豈獨齊人語乎齊桓公三會諸侯令曰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此周官關市之征也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以通賓客視其名視其色以察奇衺國乃不慼司關之職唐天下關二十六蕃客往來閱其裝重入一關者餘關不譏猶有古司關之遺意焉莊子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釋文曰廢置也是先秦之文皆以廢為置矣

禮說卷四